

第九十二章 走的便是女道士那一派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王啟年領命，正準備出門去安排，同時要與林文林靜二人商議，畢竟此次回使的使團中，還要帶著位身份尊貴無比的公主，卻聽著範閑忽然說道：“來時路上我們準備的那些馬，王啟年你要處理乾淨，不要給那些農夫帶去別的麻煩。”

言冰雲沒有參與最先前的計劃，所以聽不大明白。

王啟年看了範閑一眼。範閑擺擺手，他便推門離開了。言冰雲的眉頭挑了挑。

三個人，做了三個動作，裏麵自有含意。範閑笑了笑，說道：“在我麵前，你何必忍的這麼辛苦？”

言冰雲沒有笑，隻是有些緩慢地舉起麵前的茶杯喝了一口，帶著一分下屬應有的恭敬說道：“提司大人既然不想我知道，即便我再好奇，也沒有必要發問。”

範閑沒有考慮太多，直接說道：“這隻是最初的計劃，既然已經拋卻不用，當然要把屁股擦乾淨。”然後他用很簡單的語言，向言冰雲做了一下解釋。範閑從剛剛入春的時候，就在京都尋找到了一位與自己容貌有些相似的監察院年輕官員，然後一直養在“深閨”。

在最初的計劃中，這位偽裝者應該在從北齊回國的路程上發揮作用，讓他冒充範閑隨使團南下，而掩護真正的範閑留在上京中，處理應該要處理的事情。

“你最開始準備單身留在上京？”言冰雲皺眉道：“你要處理什麼事情？”

範閑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陳萍萍要肖恩死，所以我準備留在上京殺死他，然後趕到國境線上與使團會合。免得肖恩死後，北齊人玩一招大變臉，將我們的使團宰了。”

言冰雲問道：“你剛才和王大人說的沿途馬匹？”

範閑笑了笑，解釋道：“使團在京都出發之間。我已經請院中的人和內庫地某些人物，幫忙在這南下的道路上養了些好馬，當然，這些馬都是偷偷摸摸地養在保馬戶中，想來不會驚動北齊的官府。”

“你準備在上京殺死肖恩後，便一路換馬，用最快的速度趕到邊境線上？”言冰雲唇角泛起一絲嘲諷之意。

“千裏走單騎，難道有什麼問題？”

言冰雲歎了一口氣後說道：“這是現實地世界，不是一本，如果按最初的計劃。你殺死肖恩，北齊方麵一定會關閉上京城，各州駐軍都會封閉南下的道路。你單人匹馬，怎麼可能回到南方？”

範閑笑了笑，說道：“陳萍萍當年帶了那麼多人都能夠殺回南方，我一個人有什麼不行？”

“悍勇或許有之，但這計策總是有些愚蠢。”言冰雲搖頭道：“大人是院中提司。應當惜命惜身。而且這計劃中，就算北齊方麵因為使團的離去而放鬆了警惕，你也不可能在藏龍臥虎的上京城中刺殺肖恩。”

範閑自然不會告訴這個冰霜男子有關重狙的事情。畢竟現在五竹叔失蹤了，箱子失蹤了，長公主與上杉虎勾結了，小閑閑漁翁得利了，事情一變再變，計劃已經變成了如今的模樣。

明日複明日，便是後日，當然這是一句廢話。

上京城那條美麗的玉泉河畔青樹叢叢，偶有北回的白鷺飛起。這裏已經是河的上遊。地近皇宮，所以網禁森嚴，上京地百姓們根本沒有辦法在這些石子路上落腳。範閑與海棠並肩走在河畔，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廢話，感覺倒不怎麼鬱悶，連綿數日的陰鬱心情，此時似乎在村姑的陪伴下要好了許多。

說來也奇怪，海棠這位姑娘生地不怎麼漂亮，風姿不怎麼綽約，氣質像極了村姑，偏生這種感覺卻讓範閑覺得有些自在。

幾句廢話說完之後，話題馬上轉入正題，海棠微蹙了眉尖，問道：“太後一直沒有鬆口，你究竟能不能想出什麼法子來？”

範閑歎了一口氣後說道：“你們皇帝要娶老婆，卻偏生要我幫忙。”他忽然望向海棠，雙眼寧靜之中夾著一絲不愉，“你既然是司理理的好友，當然應該知道某些事情。難道你不覺得請我幫忙，會讓她心中不自在？”

海棠雙手插在大口袋裏，一雙腳在河畔的青石地上拖著，雙眼寧然望著前方微垂下的來柳樹，說道：“如果司理理想的，你能做到，那她就不會來到上京。既然你是一個無情之人，又何苦這般惺惺作態？她入宮想來也是你願意看到地事情，畢竟從此以後，你就算遠在南方，但在這北齊皇宮裏也有了一個可以說上話的人。”

範閑萬料不到她會將所有的事情全部說地透透徹徹，不給自己一絲遮掩的機會，心頭微凜微窘，覺著自己身上的薄薄單衣似乎在這一瞬間都被剝光了，露出裏麵的自私與無情來。沉默半晌後，他才苦澀一笑後說道：“我隻是一位臣子，並沒有足夠的能力去改變所有的事情。”

“所以你就默認這件事情的發生。”海棠說話的語氣並不咄咄逼人，但是那股子光明正大卻無來由地有種壓迫感，“既然如此，何須多言。”，

範閑搖了搖頭說道：“一入宮門愁白頭，你與司理理是姐妹，怎麼忍心看她入宮？”

“陛下是位不錯的男子。”海棠微笑道：“而且理理畢竟是南慶人，如果想在在上京生活，似乎也隻有皇宮能夠為她擋風遮雨。”

忽然間，海棠轉過頭來，範閑又從她地眼眸裏看到了那片比湖光更加明亮的神采，在範閑這一生的經曆中。眼光最亮地便是葉靈兒與海棠，但葉靈兒

兒是一片天真無邪的明亮，海棠眸子裏的明亮更多了分洞悉世情後的明達與淡然。

“範大人，像你這樣成天算計著陰謀生活。難道不會覺得很累嗎？”

...

範閑微微低頭，片刻後堅定地仰起頭來，將雙手負到身後，上身不動，下身微移，與海棠一般在河畔地青石路上搖啊搖，有些突兀地開口說道：“這個世界上，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這樣逍遙自在，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目的。你或許隻是想種幾畦好菜，打理三分田園。但我必須為自己，為身邊的人考慮，考慮現在考慮將來。”

說完這番話。他從懷裏取出一封信，遞給海棠，說道：“我不是一個有大智慧的人，頂多有些小聰明，你看看這些方法能不能用。”

海棠拆開信封。借著天光細細閱了一遍，沉默良久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明亮的眼睛望著範閑。眼神中多了一分異樣：“太後會相信嗎？”

“太後如果不想因為這件事情與皇帝翻臉，那麼她需要的隻是臉麵與一個台階，不管她相不相信，這兩件事情都能帶來足夠的說服力。”

範閑獻的計策其實很簡單。在那個世界的曆史中，漢武帝被勾戈夫人勾住地橋段，他一直記得很清楚。

當時武帝巡行至河間，忽然有一個術士聲稱此地有祥雲瑞藹，顯示必有奇女生長於斯。武帝聽後立即下令就地尋訪，果然找到了這個美麗的少女。

然而她雖然相貌美麗。卻從小患病，少進飲食，而且雙手緊握成拳，誰也沒法讓她伸展。武帝被她的美麗所傾倒，親自去嚐試為她掰拳。於是奇跡出現：這雙手很輕易地恢復成了健康地模樣，更奇怪的是在右手心裏還緊緊地握著一隻小小的玉鉤。

漢武帝異常高興，馬上將她納入宮中，封為“拳夫人”，這就是後來的勾戈夫人。

...

“你說的這個皇帝是誰？”海棠問道。

範閑笑了笑：“這是我自己瞎編出來地故事。”他頓了頓後說道：“這件事情自然是假的，那位漢武帝又不是蠢貨，說不定就是他想出來的橋段。”

海棠在男女地事情上顯得有些稚笨，猶疑問道：“那我們應該怎麼做？”

範閑沒好氣地搖搖頭，提醒道：“你是誰？”

海棠下意識裏陷入了沉默之中，範閑心裏一怔，心想這位要究天人之道的丫頭不會被自己帶入哲學問題中了吧？趕緊咳嗽幾聲說道：“您是苦荷的徒弟，苦荷先生是國師，如果苦荷說京西有祥雲，雲下有奇女子，這個說服力，自然就會強很多了。”

海棠苦笑道：“師傅怎麼會與我一同胡鬧？”

範閑在心裏暗哼一聲，心想你那老師連人肉都敢吃，一向最寵你這個小徒兒，跟著你胡鬧一下也不過分。

海棠接著問道：“但是...理理的身份，整個上京的貴族人人皆知，總是瞞不過去的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，說道：“先把司姑娘接到齊廟裏麵去住幾個月，最好讓她出家。”

“出家是什麼意思？”

“一心供奉神廟，不思婚配。”

“然後？”

“等事情淡了，暗渡陳倉，送入宮中，生米煮成熟飯，硬木刻成大船。”

“這樣就行？”

“信裏麵還有些細節，你留神一下。當然，如果您能說服國師收司姑娘為徒，那就更好了。”

“範大人這些提議看似荒唐可笑，但細細看來，確實有幾分可行。”海棠微微一福，向範閑道謝。

範閑無由一笑，這是前世武則天、楊貴妃二位美人總結出來的成功經驗，自然可行，當然可行。但他的心裏卻依然有大疑問，為什麼皇帝一定要司理理入宮？為什麼太後一定不讓司理理入宮？海棠一定知道其中的秘密，但肯定不會告訴自己這個外朝地官員。

忽然間，範閑心頭一動，想到了幾次入宮見到的年輕皇帝的神態，不由產生了一種極其荒謬，又極其大膽的想法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